

基石

—JISHI—



曹耀清 著

初生、中秀、小康一家三代农民前赴后继，
继往开来，为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更加坚固，
演绎了一幕又一幕、
扣人心弦的太行儿女黄土情。



華齡出版社

基石

— JISHI —

曹耀清 著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笑竹

封面设计：佟 玉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石 / 曹耀清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169-0912-6

I . ①基… II . ①曹…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280 号

书 名：基石

作 者：曹耀清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70 千字

定 价：50.00 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斜街 4 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58124218（发行部）

电 话：58124204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目录 Contents

葫芦河畔	/1	大地儿子	/65
魔杖祖母	/8	春江水暖	/75
上学路上	/15	那山那水	/81
乡村秀才	/22	山重水复	/90
人民做主	/27	春天故事	/96
身居茅屋	/38	雨后春笋	/106
梁祝和谐	/44	鱼传尺素	/114
花好月圆	/53	天方夜谭	/123

艰难历程 /130

峰回路转 /135

脚踏实地 /141

朗朗乾坤 /146

居安思危 /154

木秀于林 /164

硕果共享 /173

铁肩道义 /183

桃花潭水 /194

人在囧途 /201

处处留心 /212

水城宏图 /218

情洒大山 /225

功下蓝田 /233

野渡有人 /240

夜宿孤峰 /246

分久必合 /250

负重赶超 /257

圆桌议会 /265

五村聚义 /273

路在脚下 /277

前赴后继 /281

初试锋芒 /290

昂起龙头 /297

五湖四海 /301

大地回声 /309

未完待续 /316



葫芦河畔



葫芦河像一条亮晶晶的玉带由西向东南从不疲倦地，弯弯曲曲地流淌着。究竟见证了多少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不得而知；看到过多少个春花秋月的自然轮回，谁也没有仔细考察过。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它是那样温和驯良，用那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人马牛羊鸡犬豕。只有在狂风暴雨的唆使下才一反常态，露出桀骜不驯的一面。

葫芦河源于沁州西面的后泉山麓，崇山峻岭中天造地设般喷涌出玉清泉、上清泉、太清泉、福、禄、寿、喜等七星泉水，汇流成一条河，绕过山岗，流过原野，向东奔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是浊漳河源头的泉水，冬天不结冰，夏天不升温，喝一口，甜津津的；吸一口，凉丝丝的，真叫人神清气爽，耳聪目明。久而久之，七星神泉便远近闻名。每年二月二日龙抬头的前三后四之日，财主艺人、富婆小姐、平民百姓都纷纷跪倒在福、禄、寿、喜四星前祈祷岁岁安康，月月发财，日日顺心。富人期望富上加富；穷人奢望咸鱼翻身；没有儿子的想望有子万事足；儿女双全的巴望养子成龙，生女变凤。多少代人海阔天空的想象，塑造了无所不能的诸多神仙，盼望他们能来为人间排忧解难，显现神圣，想不到的是诸位神仙对待这些虔诚的人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众口一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七星泉水终日叮叮咚咚，夜以继日，永不停息地喷涌而出，由西向东遇山而绕，逢崖而跳，突然来到两山之间空出的一块平坦的土地上，可还未来得及仔细逗留就被两扇无情的石门挡在面前，河水只好缩紧身子夺门而出，拼命挤出瓶颈后又来到一块更加宽展的平原上，脾气暴躁的河水少气无力地拐了几个弯就汇入清漳河里奔腾着流向远方。

水生万物，地发千祥。流水为财，聚人而富。沿漳河两岸不出三十里就坐落着棋盘山、窑尾沟、北庄、南庄、繁庄五个村庄……

启明星的蓝光还在闪闪发亮，曹初生就起床了。他是太高兴、太激动了，门前这条与自己祖祖辈辈相邻为伴的葫芦河就要被拦腰截断修水库了，图纸已

经挂在大队部的墙上，公社也已召开过动员大会了。借着东方鱼肚白亮光望去，多少往事浮上他的心头。民国32年夏天的那一场洪水让全村的人永生难忘：一连下了七天大雨，咆哮的洪水淹没了半个村子，初生的父亲刚把媳妇和儿子放在柳条酱斗里，只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响，滔滔洪水就漫了过来，顿时把半个村子变成汪洋。初生的父亲扶着酱斗没有漂流几步，一个浪头打来，手略一松，咕的一声，随水漂流得不知去向，至今不见尸体。

大队党支部书记曹敏站在初生身后好一会儿了，他知道初生心里想着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着当突击队队长的事？不要争了，你娘已经60多岁了，媳妇又不会说话，就你那个七八岁惹得狗也不待见的儿子，没有人管教还不翻塌天。再说把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抓好也是重要事情。”

“小叔，你知道咱家祖宗三代做梦都想着治理这条河啊。”

曹初生虽叫曹敏叔叔，但两人年龄却只差两岁，又住得门对门，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副大队长。工作起来都是个顶个的一把好手，谁也没有服输过谁但都能服从领导。

清晨，夜幕被红日撕碎，晨雾被东风赶走。旭日东升，长空碧透，万道霞光把太行山腹地的山山水水镀上一层橘黄色的灵光。葫芦河流域的大道上早已是人欢马嘶，热浪滚滚了。公社抽调五个生产大队的强壮社员像滔滔的洪水冲出闸门，在通往设计水库坝址的大道上奔流汇集：有的扛着锨镢；有的推着独轮车，赶着牛马车；有的抬着锅灶，挑着碗筷，背着铺盖；红旗招展，人流涌动，路有多宽人就有多宽的脚步踩过，挤挤扛扛，说说笑笑，朝着一个目标挺进。

人们迎着春天的阳光，怀着对更加美好日子的憧憬，挖下了创造奇迹的第一锹。多少年沉睡、荒凉、宁静、泥湿的河滩上、山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挥汗大干，真是人如潮涌车如龙，号子高亢歌如云。工程是浩大的，在杂丛生，树根盘根错节，泥沙混杂，浊水迢迢的河沟施工，连挖带运，要靠一把锨，两只手，一副肩膀，一对柳条箩筐，清除淤泥坝底达三百万立方，要经受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抬头一看，河岸上的标语牌上写着“用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多拉快跑建成共产主义”的标语激励着人们，谁都觉得面前的艰难算不了啥。古人能办成的事，我们为什么办不成。没有机械设备，武松上景阳冈打虎也就是拿了根木头棒，不是照样成为世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没有供抽水用的机器，大禹治水时手里也就握着把木耒，他能把泛滥成灾的洪水疏理得顺流而下入归大海，咱就

没办法把葫芦河水堵住。没有多高的劳动报酬，唐僧玄奘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谁给过他一分钱生活费；老愚公一家子子孙孙挖山不止，谁发给过劳动报酬。咱们是谁，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开创前人未干过的事业，建设自己的家园，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创业，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享受、惠及当代、福泽子孙，要什么报酬。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战争年代奉献的是生命和鲜血，他们为了谁？今天多流几滴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喊什么苦、叫啥子累，不嫌脸红。水库的坝面随着人们流下的汗水一天一天地增高。

公社书记李三木是红小鬼出身。1943年他就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在土法制造石雷时碰响引信把左手中指、无名指，右手小指炸坏了，只好留在地方当宣传员。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一贯工作作风是凡是上级安排的工作都必须完成，一定完成，根本不能说完不成。反正一天到晚挥舞着两只“二八哈子炮”在工地上往来穿梭，社员们私下有的叫他“双枪老太婆”，有的叫他“三木武夫”。“双枪老太婆”不管多累，睡得多迟，每天早上六点都准时第一个站在工地上。

农历六月是太行山的雨季，农谚有“六月六日涨大河”的说法。大坝工程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降伏河水合上龙口，这可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严重问题是大坝顶面离溢洪道水平面还差一大截，而出工的社员们已经是两个半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了，他们太累了，再怎么搞突击战斗动员，进度还是明显缓慢下来。有的社员吃罢饭连碗筷都没放下就靠着土垛睡着了。正在上工期间铲土的社员装满土，车走后就拄着锨把打起呼噜来。突击队队长曹铁元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有意走得距社员们远一点，一是让大家减轻点劳动强度，二是勘察一下取土场的情况，于是一个人慢慢走到土场顶上俯视了一下整个工地，社员们机械地照常运动着。多好的社员啊，没有一丝的消极怠工，没半句怨言，有的就是一种顽强的意志，崇高的信仰，早日修成水库，过上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生活。曹铁元忽然觉得脚下的大地在蠕动，有一种整体下坠的感觉，低头一看，土层裂开的缝隙正缓缓向下移动，曹铁元脑海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拼命叫喊：“下面的人赶快往北边跑，快点，不要管工具，快快快跑……”下面的社员听见后互相照应着向后退出去，底部挖空的土层顺着斜面滑脱下来，跟着人们的脚后跟向前滑流了一段距离后，终于在人们脚跟前停住了，队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疲劳顿时被赶跑了，大家立即投入到挖寻队长的更加紧张的劳动中。既不敢用钎刨也不能用锨猛铲，有的人干脆下手挖土，好在队长是站

在土场顶上滑下来的，人们根据他站的位置顺着流滑的位置周围寻找，挖了二尺来深时找见嘴、鼻、耳朵里全是土的队长，摸一摸胸口还在跳动，公社卫生院医生赶来浑身捏拿了一顿，人是醒过来了，就是一条腿不听使唤，动动就疼得直叫，在抬上车准备送往县医院前，队长已知道没有其他人受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向公社领导建议让曹初生接任队长，吩咐一定要把工程保质保量，不折不扣地完成好，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曹初生把村里的农业生产安排给妇女队长后立即接手工地工作。砸伤人事事故的阴影罩在人们的心头，正值疲劳影响工程进度之时，传来特大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来修水库。领袖和人民在一起劳动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社员的劳动激情，工程进度明显加快了。

6月上旬，工程进入紧张的合龙口准备阶段。全工地的社员统一推选合龙口突击队员，准备工具，提高伙食质量，布置检阅突击队会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像雪片一样堆满办公室。河岸上换上的“干部计策赛孔明，青年突击似罗成，中年干劲胜赵云，老年人人盖黄忠，妇女好比穆桂英”的标语分外耀眼醒目。

合龙口这一天，工地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曹进才率领的五四青年突击队，二百名虎啸生风的队员一律白背心、蓝裤子，一人推一辆独轮车，雄赳赳，气昂昂，远瞧像雄狮，近看一条龙，迈步尘土扬，落脚地陷坑。喊的口号是：“党指方向我先上，哪有困难去哪抢，行如风，立如松，合龙口中逞英雄。”两边的群众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是好样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在他们面前，山会让路水会改道。

曹金箱带领“三八”红旗突击队，二百名飒爽英姿的女队员，一律红半袖衫，军绿裤子，两人推一辆小平车齐刷刷，威武武，远看像流火，近看似彩凤，人人精神昂，呼气风带雨，吸气起旋风。她们的口号是：谁搭擂台专打谁，专找困难抢在前，装得满，跑得快，定破龙口天门阵，巾帼不让须眉。社员群众喝彩的，拍手的、叫好的，这可真是雷公公碰上电母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紧跟在后面的牛、骡、马车队，中老年人夯实土层队，最后是总预备队。所有队伍都分成三个作业组，运作起来连轴转，午饭、晚饭都是轮流替换。

紧张的合龙口战斗开始了，初生任总指挥，坝面两边各二十辆独轮车把石块倒进水中，缓解水势，二十辆小平车紧接着把土倒进坝址上，夯实队立即就有四个人抬一个桩，排列成五排的队伍上前夯实，坝高一尺，水涨五寸，人群

和河水都在争时间抢速度，自由自在流淌了多少年的河水从来没有受过管制，风和日丽的时候，它转弯抹角，肆意游动，一到汛期就洪峰陡涨，激浪滔天，咆哮着，怒吼着，疯狂地，肆虐地要尽威风，冲破堤岸，冲垮房屋，淹没庄稼，带走泥土，击坍桥梁，充满野性的葫芦河水，它实在是不受人们的管制，它乐意接受的是人们拿着蒸食，带着香火，跪倒在它面前磕头祷告，祈求观世音菩萨来与它和谈、和平共处，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岸上的百姓，再次肆无忌惮地、变本加厉地重演发大水的威风，再次心满意足地看上一回岸上的人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悲惨情景。如今共产党要组织起这些百依百顺的人们与它抗争，还要让它乖乖地服从人们的意志，顺着渠道爬上高山，潺潺流进田地里为民造福，还要鞭策、抽打着让它去发电，磨面碾米，这可真是异想天开，但是经过几番徒劳的挣扎，反复较量，它终于在一条坚实的大坝面前降服下来，它想等到雨季到来时再和人们决战，它想乘人们欢天喜地，安然睡觉之时寻一个缝隙慢慢渗透，杀出一条血路，让青山都遮不住，继续向东流去不复返。

太阳下山了，人也累得顶不住了，但不敢睡觉，水利技术员一再提醒，坝面必须高出溢洪道水平面六尺以上才敢稍稍松口气，而且要密切注视大坝有无渗水现象。一旦出现问题便前功尽弃，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孔之水可能导致一败涂地。

白天是人欢马叫，晚上是篝火辉煌。祖祖辈辈备受河水欺负的人们终于团结起来，经过36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把河水挡在堤坝里面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全县三万多人赶来参加葫芦水库放水庆祝典礼。乘汽车、坐拖拉机、赶毛驴、骑自行车、步行的，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七八岁儿童，谁不想看看凶猛的洪水是怎样被驯服的，谁不想看看从未见过的水库。山头、山腰、山前、山后、草坡上站着人，石头上坐着人，地堰边立着人，树上挂着人，大小道上拥来的还是人。大家都想饱饱眼福，开开眼界，学学经验。五百米长，二十米高，坝顶十米宽的拦河坝究竟有多雄伟，是个什么样子。1700万立方米库容蓄水是多少，被堵在水库里又有多好看。谁能想象，谁敢想象，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工具自己带，没有房子就搭帐篷住岩洞，风餐露宿，没有炸药自己造，克服了常人不敢想象的困难，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山

西日报》发表专题报道，称这是山区建设的明珠，是全省人民向大自然开战的光辉榜样。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是沁州人民的财富，也是全省人民的精神财富。葫芦河水库的建成，必将带动全省人民掀起一个比学赶帮超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全面胜利。

连续一个月了怎么没有见到三木书记？曹初生从水库工地上撤回大队，第二天早上就和好几位社员到公社去看望李书记，党委秘书异常沉重地告诉他，李书记腿脚浮肿，下不了床，已在家里休息十来天了。社员们听后相跟着一起来到李书记家，曹初生和最前头的几名社员走进李书记家里，李书记的妻子正端着一碗寡菜汤一匙一匙喂三木书记，菜叶和玉米面糊糊喂进嘴里又顺着嘴角流到衣襟上，上下嘴唇迟缓地不想再动一下。李书记见了初生后吃力地说了一句：“祝贺我们胜利了。”

这就是那位永不知道疲倦，浑身有使不完力气的书记吗？一个健康的中年汉子怎么就胖得像一只充满气的长形气球，皮肤白净得能透现出体内的水液，用手指按一下是一个深深的大坑，半天也泛不起来。医生说他是过度饥饿和劳累引起的严重水肿和黄疸性肝炎。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有谁能相信堂堂公社书记吃的饭和社员一模一样。有社员走进厨房揭开面瓮，瓮里是三两升玉米面，掀起米缸缸盖一看，是一升高粱米，脚地下是些土豆、野菜，风干了的欧儿蛋……

返销粮回来了，救灾粮回来了，各家各户的烟囱又冒出浓浓的炊烟，人们欢跳着、高唱着，欢天喜地庆幸两年多灾荒全公社没有饿死一口人……

五月的农村田野，各种大秋作物已经茂茂密密地舒展开来，又恢复了应有的勃勃生机。绿油油的麦穗开始挣破外衣探出头来，预示着一个丰收之年。

端午节这一天，公社的不少社员和公社所有的干部默默伫立在灵堂前向他们的三木书记行三鞠躬礼，人人心里像塞了块铅似的，不由得回忆起和三木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有些明知不可为，他却硬赶鸭子上架，耗了多少劳力又误了多少工，有些生产指标根本不可能达到，但他一个行政命令就一窝蜂上去了，明明没有收下那么多粮食，但他一个红头文件，交售爱国粮任务不减，社员们系紧裤腰带硬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有时，社员们也想聚集起来把公社下发的文件当作废纸顶回去，叫这些官老爷威风扫地，放屁不响，说话不灵，指挥棒不转，可是看见书记与他们在寒风刺骨日子里，在大炼钢铁的小土群工地上与大家脚蹬脚，头对头和衣而睡；在风餐露宿的星辰下同吃一锅漂满野菜

的稀粥，社员们饭里没有盐，干部们饭里缺醋，社员们碗里没肉，干部们碗里也找不出一一点肉星；社员们每月赚三十多个工分值，干部们每月领三十四块半人民币；和社员们吃一锅饭，一起饿着肚子拉平车修水库，深翻土地，收打庄稼。于是官民关系平等了，干群关系拉近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融洽了。然而，中秀的母亲哑女却没能挺过来。



魔杖祖母



男人们忙着修水库，女人们忙着种庄稼，全村人忙得不可开交，中秀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每天上树掏鸟蛋、下河捉蛤蟆、见鸡撵鸡、见猪打猪，惹得狗也不待见。有好几次祖母和父母亲因如何管教他而争辩得不欢而散。祖母说：“桑条从小就得柔，大了屈也屈不成；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要想成个人不能没边没堰没规矩。”父亲说：“他年龄还小，等懂事了再管也不迟，他敢不听说，就像我爹在世时一巴掌下来叫我成圆的就是圆的，叫我成扁的就是扁的。一个男娃娃没有了野性将来会有啥出息，只要不养成好吃懒做的猪和猫就行，养成一只驴和一头牛有什么不好，驴能拉粪种庄稼，牛能拉土修水库。”哑女则急得直打手势，意思是草还得根腰腰，还不赶快送到书房翻书页写大字。就这样中秀在三位长辈的争论中自由自在地享受着童年的乐趣，可惜太短暂了，他还没有无拘无束地玩够。

早上起来，祖母发现水缸里没水了，赶快寻找砂锅准备去井上掂水，自从媳妇二胎怀孕后水缸就没有满过，哑女实在不忍心看着婆婆那摇摇晃晃的身影和蹒跚的步履，马上寻了一根扁担套了一只水桶，婆媳俩下井上抬水。回到家门口时，哑女不慎踩在一块小圆石头上摔倒，肚子担在门槛上，水桶顺势压在后腰上，一阵剧烈的疼痛，一股殷红的鲜血从裤管里流出来，人就昏迷过去了。

祖母赶快找了几位老婆婆连架带拖把媳妇推到炕上，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出血，都束手无策。哑女有气无力地昏死过去又醒了过来，拿着中秀的小袄比画着想见孩子一面，拿着丈夫的鞋子放在心口上抚摸着，脸上慢慢失去血色。

从深度昏迷中醒过来的哑女看见立在炕头边的中秀，双眼又放射出少有的亮光，伸出双手来捧住生铁疙瘩样的小脑袋，百般柔情地从头顶到脖劲亲舔了一个够，然后做了一个翻书页写大字的手势后双手便慢慢地垂落下去，似一股断了根的青烟，撒下眼前的一切，升腾、盘旋、缭绕、淡薄，渐渐地四散开去，

慢慢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中秀不顾一切地扑到娘的身上，使尽吃奶的力气摇动着、哭叫着：“娘，娘来，您不要走，您不能走，我再也不疯跑了，我听您的话，我拾柴、打草、喂猪、养鸡，我……”哑女再也没有醒过来……

哑女是村上地主蒋魁元大老婆生的女儿，生下来就不会哭，长到十四五岁了还不会说话。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也不顶事，于是干脆就取名为哑女。

蒋魁元大老婆十五年不开怀，开怀生了个哑巴女。蒋魁元又添了一个偏房，女方是一个体格健壮的贫家女，经过日夜耕耘，第二年就生下一个胖小子，起名叫蒋秀尧。

蒋魁元自从有了儿子后便不再理哑女，哑女从小到大也没有把自己当成金枝玉叶，邻里也没把她看成大家闺秀。哑女自由自在地和富人家的孩子见面也一起玩，见人家绣花做针线也照猫画虎纳几针，跟上穷人家的娃也一起下河上树，野出一双大手大脚。财神爷把元宝赐给财主家，菩萨爷把慈善送给穷人家，哑女在家里大鱼大肉吃腻了，就偷上白面馒头出来和穷娃们换烤红薯、煮毛豆、烧山药改善一两次，蒋魁元碰见了气得说：“败家女，败家女，将来叫你嫁个穷小子。”

哑女大初生一岁，初生大秀尧一岁。小孩们不分男女不分年龄，哑女、初生、秀尧和村上邻居家的娃们就在一块玩。清明节后到两河交汇处捞鱼，男孩们把鞋一脱就飞扑进河水中，一玩半天。夏天上树掏鸟蛋，初生哪一样都跑在前头，扔下的裤子鞋子全交给女孩子负责照看，玩够了，跑累了，肚饿了就想办法回家偷寻还有什么吃食，都拿出来吃合伙。哑女每次回家拿来的都是白面馒头，和小伙伴换上黑豆搅糠的窝头，吃起来也是津津有味。因为她年龄大，体态胖，有的小伙伴叫她哑大姐，有的叫她傻大姐，初生立即站出来劝大家：“咱们不能得了便宜吃了人家白面馍再欺辱人家，以后只能叫哑大姐，绝不能叫傻大姐。”小伙伴们想想也觉得不能那样叫。等到初生到蒋魁元家当了牛倌时，秀尧已经到省城念书去了，丢下哑女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见了初生只是笑笑。

冬天的牛棚很冷，吃不饱饭更冷。晚上给牛添上夜草后回到冰凉的住处，昏暗的灯光下立着一个人，满屋子溢满了油喷喷的香味，哑女怀里揣着三张葱花饼放在初生手里就赶快走了。葱花饼还微微冒着热气，真香啊！他偷偷从后门给老妈送了两张，这可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食物啊。以后又有过几次，可不久就让放假回家的秀尧发现了，他当着初生的面骂哑女是“傻姐”。初生

一听谁骂哑女“傻姐”就想和谁打架，结果两个人互不相让地打了一架。鬼才知道秀尧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爸蒋魁元。

哑女嫁给初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已经是两个月没有见母亲了。初生完成了支前任务后赶着牛车急匆匆向家乡赶，赶了两天路终于闻到了家乡那亲切熟悉的气息，突然，从路边的灌木丛中跳出个人来，横步挡在路中间，“健健”猛地一停，不太大的惯性把初生从车辕条上拽到地上，初生睁大眼惊恐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个人，心里快速寻思着自己该怎么办。

初生正在惊慌失措之际，“健健”却向前紧走了两步，把头顶在来人的胸前，侧转牛头用脸摩挲着，就像久别的孩子见了亲人一样，初生似乎明白了什么，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见两年未见面的少东家蒋秀尧。

秀尧和气地叫了声：“初生哥，我在附近等了你两天一夜了，就想和你单独见面，说说话才好。”

初生大惑不解地说：“秀尧弟有啥话不能等回了家再说，你看牛也安安全全地赶回来了，要缺也就是少了几根牛毛少了点膘，大车也没坏，只是磨损了点车轴，回去我马上更换，我实在是太累了，有啥明天不能说？”

“不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现在全省大部分地方都快解放了，大规模的斗地主、分田地群众运动马上就要开始，我家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大户，我爹平时爱财如命，有钱就闹着购买土地，收租放贷，虽说不是面黑心狠，但也是铁公鸡过街——一毛不拔。我在外地见过群运会，有的村，土地粮食多的大户主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镇压，一切房产土地归农会，当场被贫雇农打死的事也时有发生。想必老爷子是在劫难逃了。我们这些大户人家的子女只能听天由命，三天前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和老爷子商量拿上些细软，想和几位同学出逃留条活命，老爷子也看透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活命才是眼下最要紧的。我放心不下的是哑女姐姐。蒋家鱼肉邻里千错万错可她没有错，所作所为都与她无关。谁也不知道这场翻天覆地的土改群运会将怎样对待她，我不知道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初生哥，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从哑女雪夜给你偷送热水汤、葱花饼那时起，到咱俩因为哑女受我欺负在牛棚摔跤，我就想等大了就建议老爷子把哑女给你当媳妇，哑女姐就是不会说话，但她是一盏牛皮灯——外边不明心里明。你要是一个有良心的男子汉就救她一救，我代表老

爷子和姐姐先给你磕头了。”

初生静静地听着，他想张嘴说话，但秀尧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秀尧从衣兜里掏出一枚银戒指和一副银手镯硬塞在初生手中后又说：“这是我和姐姐比画着约定好的订婚信物，到时候你拿出来给她看看，姐就知道你的意思了，她会同意的。初生哥，我真不知道这场运动来势有多凶猛，就我在外面所见只是知道这是国家的一次大变革，大趋势，谁也别想阻挡，只能顺应。”

初生在外支前两个月所见所闻都是“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口号声是那样振聋发聩，从来没有见过昔日的放牛娃、老长工、贫雇农把胸脯挺得那样直，脸上的笑容，心中的喜悦，说话的嗓音，干活的劲头是那样理直气壮，发自肺腑。想到这里，初生不由得问了一句：“秀尧，你准备去哪里，以后干什么事？”

秀尧喘了口气说：“大动荡也是重新组合，社会就是在新旧交替中求得新的平衡和发展的，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我活着，只要浑身还流着旧时的血，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想方设法回来看看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看看家里的人。天不早了，你赶快回家吧，咱哥俩，不，姐夫，咱们就此别过，望你保重。”说罢转身就要赶路。

初生毫不迟疑地一把抓住秀尧的袖管说：“秀尧，你只身一人去外地闯荡，哥穷得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相赠，身上只有一张支前时太行军区给签发的通行证，临回家时，大军已经开拔，所以就没有顾上归还，现已回到家门口，对我来说暂时没用了，我就把它送给你吧，能不能顶啥事不知道，反正我拿着它在解放军管辖的地方是畅通无阻，吃饭睡觉都很顺当。哑姐的事你就放心吧。”借着微弱、冰冷的星光，初生见秀尧把通行证装在内衣兜里，一步三回头地消失在夜幕里。初生眼里不由得浸满泪水，他的心里泛起一股说不出的复杂情感，不知是兴奋、愁惆，还是思念、盼望，或者是仁慈、同情、乡情、友情。在初生和秀尧一番复杂的告别过程中，“健健”早把路边能食的杂草饱餐一顿，恢复了体力，它几次顾盼两位主人的说话神态，好像也想问一问，它的命运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或者开端呢？

想到两个月不见的老娘，想到秀尧提到的哑女，初生更是归心似箭，不由自主地加了一鞭，毫不迟疑地朝着家乡的方向奔去，等到远远望见那熟悉的一切时，已经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了。

曹初生因为娶了一个地主女儿当老婆，支前模范和民兵队长都被撤销了。

哑女撒手人寰，使一个开始走向圆满的家庭顿时失去平衡，就像一只搪瓷面盆突然摔碰出一个豁口，全家人不知道谁才能替补她留下的缺憾和造成的损失，丢下这三代三口人组成的家庭，下一步该怎么走？

出生在水深火热的封建社会，饱尝了战争的颠沛流离，经历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痛失儿媳之痛的老母亲，刚刚过了几天食饱腹、衣遮体的日子，脸上的笑容还未来得及绽放就又布满了愁云。儿子娶了一个贤惠、孝顺的媳妇，她日夜操持家务的神经刚刚松弛了几年，现在又紧紧地绷起来。她不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初生从小打鸡放羊喂牲口，摇耒赶车种庄稼样样农活都在行，可就是连顿最简单的熬米粥都能把米汤做成干饭，饼子烧成木炭。当上正队长后端上一碗饭要跑半个生产队安排社员生产。妻子一走，又当老婆又当汉的日子要挨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

正值又长骨头又长肉，需要百般呵护、严加管教的中秀突然失去知冷知热、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里找？

自从母亲去世后，中秀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往不用他惦记的事情也知道关心了。睡懒觉，不愿干家务事的坏习惯也开始改了，他自觉地扫地，倒脏水。母亲在世的时候，中秀对祖母的印象是微笑中带着威严，慈祥中不缺少管束，亲近中又觉得不能靠得太近。他只愿意接受爱抚而不愿意接受任何管束。当祖母把好吃的东西放在他手中后还要说啥时，他像泥鳅一样滑掉了，跑到妈妈的背后，雷公电母都不怕。七八岁的中秀正是狂跑、疯玩的时候，他的启蒙教育就历史地落在了祖母的肩膀上。

祖母大字不识几个，但不能说没文化。未出嫁在娘家时隔墙是一家私塾，有条件捎带听了教书先生咬文嚼字，只是写不来。如今尽数吐出来教给孙子，很多人生哲理中秀都是在祖母的启迪下悟通的，在他性格的形成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暮春季节，一层层、一簇簇、一片片乳白色的花朵，如烟似雾，飘浮在丛林之中，浓郁的馨香荡漾在山坡、沟湾、田埂、地头，虽然没有桃花的妩媚，没有杏花的张扬，没有梨花的娇艳，可每年总是如期而至，不怕天旱雨涝，树枝细到手指头，粗到一个人抱不住，只要春风一吹，那洁白无瑕、清丽素雅、纯真朴实，似葡萄一串串倒挂的花蕾，以迷人的花姿，诱人的花香，装扮出一个洁白的世界，让人陶醉。一天上午，中秀爬上高高的树枝，先摘一串槐花放